# 拍案驚奇

酒謀財于郊肆惡　鬼對案楊化借屍

詩曰

從來人死魂不散、況復生前有宿冤。
試看鬼能爲活證、始知明有一般天。

話說山東有一个耕夫、不記姓名、肉排自巳田地、使犯了鄰人墓道、鄰人與他爭論、他出言不遜、就把他毒打不休、須臾身死、死家聞報人、把鄰人告官、檢尸有致命重傷、問成死罪、巳是一年、忽一日、右首鄰家所生一子、口裡纔能說話、便話得前生事體、出來道、我是耕者某人、爲鄰人打死、死後見陰司、陰司憐我無

奇想

罪該死命我復生說我尸首已壞就派托生爲右隣之子即命二鬼送我到右隣房櫳外見一婦人臨床將產二鬼道此即汝母汝從顋門入說罷二鬼推出二鬼在外不聽見裏頭孩子哭聲二鬼回身進來看說道走了走了其時吾躲在衣架之下被二鬼尋出復送入顋門一會就生下來歷歷述說平生事無一不記又到前所耕地界處再三辨悉那些看的人及他父母明知是耕者再世嘆爲異事喧傳此話到獄中那前日抵罪的隣人便當官訴狀道吾殺了耕者故問死罪今耕者已得再生吾亦該放條活路若不

然死者到得生了、生者到要死了、這一死還是抵誰的、官府看見詫異希奇、帶取前日一干原被犯証、里隣問他、他們衆口如一、說道果是眞未着取小孩兒問他、他言語明明白白、一些不誤、官府准判斷道、一死自抵、前生豈以再推、倖免不准其訴、然則心裡大是驚怪、因曉得人身四大乃是假合、形、行將盡、神則常存、何况偶死、冤魂豈能遽散、所以國朝嘉靖年間有一條異事、乃是一个山東人、喚名丁戍、客遊北京、途中遇一壯士、名喚盧疆、見他意氣慷慨、性格軒昂、兩人覺道說得着、結爲兄弟、不多時、盧强盜情事

殺身之根

犯、繫在府獄、丁戌到獄中撫望、盧疆對他道、某不幸犯罪、無人救答、承兄平日相愛、有句心腹話要與兄說、丁戌道、感蒙不棄、若有見托、必當盡心、盧疆道、我兄應允、死亦瞑目、吾有白金千餘、藏在某處、兄可去取了、用些手脚、營救我出獄、萬一不能勾脫、只求兄照管我獄中衣食、不使缺乏、他日死後、只要兄葬埋了我、餘多的東西、任憑兄取了罷、只此相托、再無餘言、說罷、淚如雨下、丁戌道、且請寬心、自當盡力相救、珍重而別、元來人心本好、見財即變、自古道得好、白酒紅人面、黃金黑世心、丁戌見盧疆傾心付托時也、

人之作惡多自情念得來

自寬心應承無有虛謬及依他到所說的去處取借千金在手、却、就、轉、了、念、頭、道不想他果然爲流落得許多東西在此、造化落在我手裏、是我一場小富貴、也勾了半世受用了、想是不義之物、他取得我也取得、不、爲罪過既到了手、還要救他則甚、又恐一想道、若不救他、他若教人問我、無可推託、得甚得苦了他、萬一攀扯出來、得也得不穩、何不了當了他、到是干淨、正是轉一念。狠一念。一念從此遂與獄吏兩个通同送了他三十兩銀子、擺佈殺了盧疆、自此丁戊白白地得了千金、又、無、人、知、他、來、歷、擺擺擺擺、在非京受用

了三年、用過七八十因下了濰河搭船歸家丁戌到了船中、與同船之人正在艙裡大家說些閒話、你一句我一句、只見丁戌忽然跌倒了、一會見扒起來睜起雙眸、大喝道、我乃北京大盜盧疆也、丁戌天殺的得我千金、反害我命、而今須索填還我來同船之人、見他聲口與先前不同、又說出這話來、曉得丁戌有負心之事、冤魂來索命了、各各心驚、共相跪拜、求告他道、丁戌自做差了事、害了好漢、須與吾輩無干、今好漢君是在這船中索命、殺了丁戌、須害我同船之人不得、乾淨要喫沒頭官司了、萬望好漢息怒、略停

幾時等我衆人上了崖懸奸漢處置他罷只見丁氏口中作鬼語道罷罷我先到他家等他罷說畢復又倒地須臾丁氏醒轉衆人問他適纔的事一些也不知覺衆人遂俱不道破隨路分別上崖去了丁氏到家三日忽然大呼又亂起船裡的說話來家人正在駭異只見他走去取了一个鐵錘望口中亂打牙齒家人慌忙抱住了奪了他的鐵錘又走去拿把廚刀在手把胸前亂砍家人又來奪住了他手中無了器皿就把指頭自挖雙眼眼珠盡出血流滿面家人難張驚喊街上人聽見一齊跑進來看遍傳出去弄得

看的人塡街塞巷又有日前同冊囘來之人有好事的來打聽消息恰好撞着只見丁戌一頭自打一頭說盧疆的話大聲價駡有大膽的走向前問他道道事有幾年了附丁戌的鬼道三年了問的道你既有寃欲報卻也有靈爲何直等到三年附丁戌的鬼道向我關在獄中不得報仇近來遇赦方出得在外來了說罷又打直打到丁戌氣絕遂無影響於時隆慶改元大赦要知獄鬼也隨陽間例放了出來方得報仇乃信陰陽一理也正是

明不獨在人　幽不獨在鬼　陽世與陰間

世人各立鬼証

似隔一層紙。若還顯報時，連紙都徹超

看官，你道在下為何說出這兩段說話，只因世上的人瞞心昧己做了事，只道暗中黑漆漆，並無人知覺的，又道是死無對証，見个人死了，就道天大的事也完了，誰知道冥冥之中，却如此昭然不爽，說到了這樣轉世說出前生，附身活現，花報恰像人原不曾死只在面前一般，隨你欺心的硬膽的人，思之也要毛骨悚然。却是死後托生，也是常事，附身索命，也是常事，古往今來，說不盡許多，而今更有一个希奇作怪的，乃是被人害命，附屍訴寃，竟做了活人活証，直到

經過多少時節。總過多少衙門。成獄方休。寔爲罪見這段話，在山東即墨縣于家庄，有一人喚名于大郊，乃是个軍籍出身，這于家本戶有興州右屯衛頂當祖軍一名，那見在彼處當軍的，叫做于守宗，元來這名軍是祖上洪武年間傳留下來的，雖則是嫡支嫡派承當充伍，却是通族要幇他銀兩，叫做軍裝盤纏，約定幾年來取一度，是个舊規，其時乃萬曆二十一年，守宗在衛，要人到祖籍討這一項錢糧，有个家丁叫做楊化，就是薊領人，他心性最梗直，多曾到即墨縣走過遭把的，守宗就差他前來，楊化與妻子別了

騎了一隻餓瘦的蹇驢，不則一日，行到魯山一徑，到于大郎屋裏居住，宿歇了，各家去派派，按着支系，派去，也有幾分的，也有上錢的，陸續零星，討將來，先湊得二兩八錢，在身邊藏着，是月正月二十六日，大郎走來，對楊化道，今日鰲山街集，好不熱鬧，我要去遊遊，同你去要耍來，楊化道，咱家也坐不過，要去走走，把个纏袋束在腰裏了，騎了驢，同大郎到鰲山街來，只因此一去，有分教，雄邊壯士，強做了一世冤魂，本个村姑娘，當了幾番鬼役，正是

猪羊入屠戶之家　一步步來尋死路

却說楊化與了大郊到蔡山集上看了一回，覺得有些肚餓了，對大郊道，咱們到酒店上吃碗燒刀子去，大郊見說，就拉他到衛城內一个酒家尹三家來飲酒，山東酒店沒甚麼下酒，無非是兩碟大蒜，幾个餚饌，楊化是个非邊窮軍，好的是燒刀子，這尹三店中是有名最很的黃燒酒，正中其意，大碗價篩來喫，于大郊又在傍相勸，灌得爛醉，到天晚了，楊化手垂脚軟，行走不得，大郊勉强扶他上了驢，用手提着他走路，楊化騎[illegible][illegible]，顛一蹶，幾番要攧下來，到了衛北有橋于滿楊化一个晚，叫聲阿呀，一交翻下驢來，于

大家道是不得閒且有此門廂果再又使他在

罷有幾何淡淺淡薄盜手可憐可憐

草拔上、一交放翻身子、不知一个天高地下、鼾聲如雷、一覺睡去了、元來于大郊見楊化零零星星收下、好些、包數銀子、却不知有多少、心中動了火、思想要謀他的、欺他是个单身窮軍、人生路不熟、料沒有人曉得他來踪去跡、亦且這些族中人、怕他蒿惱巴不得他去的、若不見了他、大家乾淨、必無人提起却不這項銀子、落得要了、所以故意把這猛很酒灌醉了他、楊化睡了、一个更次、于大郊來來在傍邊、候着你道午二若是軟心的人、此時縱要謀他銀兩、乘他酒

醉騾裸[illegible]了他的走了去明日楊化酒醒也只道醉
後头了就是疑心大約沒个實據可以抵賴事也易
處何致定要害他性命誰知非人手辣心硬一不做
二不休叫得先打後商量不論銀錢多少只是那斷
路搶衣帽的小小强人也必了了性命然後動手的
風俗如此心性如此看着一个人性命只當掐个蟲
子不在心上當日見楊化不酣四傍無人便將楊化
驢子上韁繩解將下來打了个扣兒將楊化的頸項
套好了就除下楊化帽兒塞住其口把一隻脚踏住
其面兩手用力將韁繩扯起來一勒可憐楊化一个

窮漢能有多少銀子、今日死于非命、于大郊將手去按楊化鼻子底下、已無氣了、就于腰間搜出前銀、連纏袋取來、纏在自己腰內、又想道屍首在此、天明時有人看見、須是不便、隨抱起楊化屍首、馱在驢背上、趕至海邊、離于家此有三里地遠了、撲通一聲、攛入海內、牽了驢兒轉回來、又想一想道、此是楊化的驢、有人認得、我收在家裡、必有人問起、難以遮蓋了、他罷、當將此驢、趕至黃鋪舍、漫坡散放了、任他自去、那驢散了韁轡、隨他打滾、好不自在、次日不知那个收去了、是夜于大郊悄地回家、無人知道、至二月初

八日、已死過十二日了、于太郊魂夢裡、也道此時死屍、不知漂去幾千幾萬里了、你道可煞作怪、那死屍潮上潮下、混了多日、一夜乘潮逆流上來、恰恰到于家庄本社海邊停著不去、本社保正于良等看見、將情報知即墨縣、那即墨縣李知縣查得海潮死屍、不知何處人氏、何由落水、其故難明、亦且頸有絕痕、中間必有冤抑、除責令地方一面收貯、一面訪拿外、李知縣齋戒了、到城隍廟虔誠祈禱、務期報應、以顯靈佑、不題、本月十三日、有于大郊本戶居民于得水妻李氏、正與丈夫嬾來、忽然跌倒在地、得水慌忙扶住

死亦强鬼也

叫喚將及半个時辰猛可裏將起來緊閉雙睛口中嚇道于大郎還我命來還我命來于得水驚呼問道你是何處神鬼輙來作怪李氏口裡道我是討單裴楊化在鰲山集被于大郎將黃燒酒灌醉扶至石橋子溝將繮繩把我勒死拋屍海中我恐大郎逃走官府連累無干以此前來告訴我家中還有親兄楊大又有妻張氏有二男二女俱遠在薊州不及前來執命可憐可憐故此自來要與大郎質對務要當官報仇于得水道此此冤仇却與我無干如何纏擾着我家裡李氏口裡道暫借賢妻貴體與我做个憑依好得

質對待完成、了事我自當去、不來相攪煩你與我報
知地方則个、你若不肯、我也不出你的門、于得水當
時無奈只得走去、通知了保正于良、于良不信到得
水家中看个的確、只見李氏再說那揚化一番說話、
明明白白、一些不差、于良走去報知老人邵強與地
方牌頭小甲等、都來看了、前後說話、都是一樣、于良
邵强遂同地方人等、一擁來到于大郊家裡、叫出大
郊來道、你幹得好事、今有寃魂在于得水家中、你可
快去面對、大郊心裡有病、見說着這話、好不心驚、卻
又道、有甚麽寃魂在得水家裡、可又作怪、且去看一

看他做甚麼遮不得衆人只得軟軟隨了去到得水家只見李氏大喝道、于大郊、你來了麼、我與你有甚麼冤仇、你却謀我東西、下此毒手、害得我好苦、大郊猶兀自道無人知証口强道、匹那個說你甚麼見鬼、了、李氏口裡道、還要抵賴、你將驢疆勒死了、我又驀駄我游湯、丟屍海中了、藏着我銀子二兩八錢、打點自家快活、快拿出我的銀子來、不然、我就打你、咬你的肉、洩我的恨、大郊見他說出銀子數目相對、已知果是楊化附魂、不敢隱匿、遂對衆吐出前情是實、却不料陰魂附人、如此顯明、只索死去休、于良等聽罷、

當即押了大郊回家將原劫楊化纏袋一條內盛單紫銀二兩八錢於本家灶鍋烟籠裡取出于良等道好了好了有此賍物便可報官定罪了這游上浮屍的公案若只是陰魂鬼話萬一後邊本人醒了陰魂去了我們難替他擔錯就急急押了于大郊連賍送縣大郊想道罪無可逃了坐在監中無人送飯到索多攀本戶兩个大家不得安閒等他們送飯時須好歹也有些及我就對于良道這事須有本戶于大豹于大教于大節三人與我同謀的如何只做我一人不着于良等并將三人拘集三人口稱無干這裡也

不聽他一同逃到縣來首明知縣准了首詞批道情似與而事則鬼必李氏當官訴之隨拘李氏到官李氏與大郊面質句句是楊化口談咬定大郊謀死真情知縣看那訴詞上面還有幾个名字問道干大豹等幾人却是怎的李氏道止是大郊一个餘人並不相干正恐累及平人故不避幽明特來告訴知縣厲聲問大郊道你怎麼說大郊此時已被李氏附魂活靈活現的說驚得三魂俱不在體了只得叩頭道爺爺今日纔曉得鬼神難昧委係自巳將楊化勒死圖財是實並與他人無干小的該死知縣看係謀殺人

命重情未經檢驗當日親押大郊等到海邊灘上楊化屍所相驗拘取一班仵作相得楊化身屍頸子上有細繩交匝之傷的係生前被人勒死取了傷单回到縣中將一干人犯口詞取了問成于大郊死罪究人在官的多画了供連李氏也画了一个供又分付他道此事須解上司你改不得口李氏道小的不改口只是一樣說話元來知縣只怕楊化魂靈散了故如此對李氏說不知楊化眞魂只說自家的說話却如此答知縣就把文案疊成連人解府知府看了招卷道是希奇心下有些疑惑當堂親鞫前情無異題

筆判語

看得楊化以邊塞貧軍、跋踄千里、銀不滿三兩、于
大郊輒起毒心、先之酒醉、繼之繩勒、又繼之驢狀、
丟屍海內、彼以爲葬魚腹、求之無疑、質之無証、已
可私享前銀、實然無事、孰意天道昭彰、鬼神不昧、
屍入海而不沉、魂附人而自語、發從殺之奸、竟
人之魄、至於咬肉洩恨、一語凜然、皆誠恐速、果無
干數言、赫然公平、化可謂死而靈、靈而正、直不以
死而遂泯者、孰謂人可謀殺、又可漏網哉、該縣擬
神有應異、政足錄、擬斬情已不枉、緣係而謀殺劫

不出人 不綠

魂附情眞理合解審撫按定奪

府中起了解撫按連人連卷解至督撫軍門孫[illegible]案下告按孫軍門看了來因好些不然疑道李氏一个婦人又是人作鬼話如何做得殺人定案安知不有詭詐就當堂逐一點過面審點到李氏便住了筆問道你是那裡人李氏道是薊州人又叫地方上來問李氏是那里人地方道是節里人孫軍門道他如何說是薊州人地方道李氏是節里人附處的楊化是薊州人孫軍門又喚李氏問道你叫甚麽名字李氏道小的楊化是興州右屯衛千守宗名下餘丁遂把討

單裝被謀死是長是短說了一遍宛然是个非過男子聲口並不像婦女說話亦不是山東說話孫峯門問得明白點一點頭笑道果有此等異事遂批巻上道

楊化魂附訴冤面審俱前鎮人語誠爲甚異仰按察司覆審詳報

按察司轉發本府帶管理刑廳劉同知覆審解官將一干人犯仍帶至府中當堂還銷解批只見李氏之夫于得水奕稟知府道小的妻子李氏久爲楊化冤魂所附與性迷失又且身係在官展轉拘問動輙經

何累月有子失乳毋子不免兩傷望乞爺臺做主救命超生、知府見他說得可憐、點頭道此原不是常理、如何可久假不歸、却是鬼神之事、我亦難處、便喚李氏到案前道、你是李氏、還是楊化、李氏道、小的是楊化、知府道、你的冤已雪了、李氏道多謝老爺天恩、知府道你雖是楊化、你身却是李氏、你曉得麼、李氏道、小的曉得、却是小的冤雖已報、無家可歸、住在此罷、知府大怒道、胡說你冤既雪、只該依你體骨去、為何耽閣人妻子、你可速去、不然痛打你一頓、李氏見說要打、却像有些怕的一般、連連叩頭道、小的去了就

此時衆氏識羽明白

是說罷李氏站起就走知府又叫人拉他轉來道我自呼楊化去李氏待到那裡去李氏仍做陽化的樣口叩頭道小人自去起身又走知府拍桌大喝叫他轉來道這樣糊塗可惡楊化自去須當下李氏身子如何三回兩轉違我言語皁隸與我着實打皁隸發一聲喊把滿堂竹片盡撒在地震得一片價響只見李氏一交跌倒叫皁隸喚他不應再叫他楊化也不應眼睛緊閉面色如灰于得水慌了手脚附着耳朵連聲呼之只是不應也不管公堂之上大聲痛哭知府也沒法處得得水捧着李氏只見四肢擺戰汗下

知府亦訛人

如雨有一个多時辰忽然張開眼睛看見公堂虛敞滿前面生人衆打扮異樣大驚道吾李氏女何故在此就把兩袖緊遮其面知府聽得其眞性已回問他一向知道甚麽說道在家碾米不知何故在此并過了許多時月也不知道知府便將朱筆大書李只還身四字鎮之取印印其背令得木扶歸調養次日劉同知提審李氏名尚未銷得木見妻子出慣了官的不以爲意誰知李氏這番着實羞怯不肯到衙門來得木把從前話一一備細說與李氏知道李氏哭道是睡夢裏不知做此出醜勾當一向沒處追悔了今

既已醒，我自是女人，豈可復到公庭。得水道：罪案已成，太爺昨日已經把你發放過了，今日只是覆審一次，便可了事。李氏道：覆審不覆審，與我何干。得水道：若不去時，須累及我。李氏沒奈何，只得同到衙門里來。比及劉同知問時，只是哭泣，並不曉得說一句說話。同知與其夫得水問他，得水把向來攝化附魂證獄，昨日太爺發放，攝化已去，今是元身，李氏與前自不同緣故說了，就將太爺硃筆親書，并背上印文驗過。劉同知深嘆其異，把文書申詳上司道：攝化冤魂已散，理合釋放李氏寧家，免其再提。于大郊自有真

可愛靈
殺深

脏不必別話秋後處決一日晚間于得水夢見楊化來謝道久勞賢宰無可爲報止有呌驢一頭一向散韁走失被人收去今我引他到你家門首你可收用權爲謝意得水次日開門出去果遇一驢在門將他拴將起來騎用方知楊化靈尚未泯從來說鬼神難欺無如此一段話本最爲真實駭聽

人殺人而成鬼　鬼借人以證人
人鬼公然相報　冤家宜結宜分

拍案驚奇卷十四 終

衛朝奉狠心盤貴產　陳秀才巧計賺原房

詩曰

人生碌碌飲貪泉　不畏官司不畏天

何必廣齋多懺悔　讓人一著最為先

這一首詩，單說世上人貪心起處，便是十萬個金剛也降不住，明明的刑憲陳設在前，也顧不的。子列子有云，不見人，徒見金，蓋謂當其熱念頭一發，精神命脉，多注在這一件事上，那管你行得也行不得。話說杭州府有一賈秀才，名實，家私巨萬，心靈機巧，豪俠好義，專好結識那一班有意氣的朋友，若是朋友中

有那未娶妻的家貧乏聘他便捐資助其完配有那負債還不起的他便替人賠償又且路見不平專要與那瞞心昧己的人作對假若有人恃強他便出奇計以勝之種種快事未可枚舉如今且說他一節助友贖產的話錢塘人有个姓李的人雖習儒業尚未遊庠家極貧寠事親至孝與賈秀才相契賈秀才時常周濟他一日賈秀才邀李生飲酒李生到來心下怏怏不樂賈秀才疑惑飲了數巡忍耐不住開口問道李兄有何心事對酒不歡何不使小弟相聞或能分憂萬一未可知也李生嘆口氣道小弟有些心事

和尚原不懸空

別個面前也不好說我兄弟間敢不實言小弟先前曾有小房一所在西湖口昭慶寺左側約值三百餘金爲因負了寺僧慧空銀五十兩積上三年本利共該百金那和尚卻是好利的光斜過勢的元帥終日索債小弟手足無措只得將房子准與他要他找足三百金之價那和尚知小弟別無他路故意不要房子只顧索銀小弟只得短價將房准了憑衆處分找得三十兩銀子纔交得過和尚就搬進去住了小弟自同老母搬往城中賃房居住今因主家租錢連年不楚他家日來催小弟出屋老母憂愁成病以此煩

惱賈秀才道元來如此李兄何不早說敢問所負彼家租價幾何李生道每年四金今共欠他三年租價賈秀才道此事一發不難今夜且盡歡明早自有區處當日酒散相別次日賈秀才起个清早往庫房中取天平兌勾了一百四十二兩之數着一個僕人跟了逕投李生處來李生方纔起身梳洗不迭忙叫老娘煮茶沒柴沒火的弄了一早起茶不出一個茶賈秀才會了他每的意忙叫僕人請李生出來講一句話就行李生出來道賈兄有何見教俯賜寵臨賈秀才叫僕人將過一個小手盒取出兩包銀子來對李

賴則可只供一舌則一衰不可不在今時也

生道、此包中銀十二兩、可償此處主人、此包中銀一百三十兩、兄可將去與慧空長老贖取原屋居住、省受主家之累、且免令堂之憂、并兄栖身亦有定所、此小弟之願也、李生道、我兄說那裏話、小弟不才、一[illegible]不能自贍、貧困當自受之、屢承周給、已出望外、復為弟無家可依、乃累仁兄費此重資、贖取原屋、仰使弟居之、亦不安穩、荷兄高誼、敢領租價一十二金、贖屋之貲、斷不敢從命、賈秀才道、我兄差矣、我兩人交契、專以義氣為重、何乃以財利介意、兄但收之、以復故業、不必再卻、說罷、將銀放在桌上、竟自出門去了、李

生慌忙、出來叫道、賈兄轉來、容小弟作謝、賈秀才不顧、竟自去了、李生心下想道、天下難得這樣義友、我若不受他的、他心決反不快、且將去取贖了房子、若有得志之日、必厚報之、當下將了銀子、與母親商議了、前去贖屋、到了那慶寺左側舊房門首、進來問道、慧空長老在麽、長老聽得、只道是什麽施主到來、慌忙出來迎接、卻見是李生、把這足恭身分、多於做冷淡、的臉子、半吞半吐的施了禮、請坐、也不討茶、李生卻將那贖房、的說話說了、慧空便有些變色、道當初賣屋時、不曾說過、後來要取贖、就是要贖原價、雖只

其人可交賈生所以篤他也

是一百三十兩如今我們又增造許多披屋教拆許多材料值得多了今官人須是補出這些帳來纔還取贖了去這是慧空分明曉得李生拿不出銀子故意勒措他實是何曾添造什麽房子又道是人窮志窄李生聽了這句話便認爲真心下想道難道還又去要賈兒找足銀子取贖不成我原不願受他銀子賺屋今落得借這個名頭只說和尚索價太重不容取贖還了賈兒銀子心下也到安穩卽便辭了和尚走到賈秀才家裡來備細述了和尚言語賈秀才大怒道叵耐這禿廝恁般可惡僧家四大俱空反要纏

心腸已圖人財利，當初如此賣，今只如此贖，緣何平白地要增價銀錢？財雖小，情理難容。據在小生手裡，待作個計較，處置他，不怕他不容我贖。當時畱李生喫了飯別去了。賈秀才帶了兩個家僮，逕走到照慶寺左側來，見慧空家門兒關着，賤將進去，問着個小和尚，說道師父陪客喫了幾杯早酒，在樓上打肫。賈秀才叫兩個家僮住在下邊，信步走到胡梯邊，悄悄驀將上去，只聽得鼾齁之聲。湊目一看，看見慧空脫下衣帽，熟睡樓上。四面有窗，多關着。賈秀才走到後窗縫裏一張，見對樓一個年少婦人，坐着做針指，看

光景是一个大戶人家賈秀才低頭一想道討在此了便走過前面來將慧空那僧衣僧帽穿着了悄悄地開了後窓嘻着臉與那對樓的婦人百般調戲直惹得那婦人焦燥跑下樓去賈秀才也仍復脫下衣帽放在舊處悄悄下樓自回去了且說慧空正睡之際只聽得下邊乒乓之聲一直打將進來十來个漢子一片聲罵道賊禿驢敢如此無狀公然樓窓對着我家內樓下知廻避我們一向不說今日反大膽把俺家主母調戲送到官司打得他逼直我們只不許他住在這里罷了慌得那慧空手足無措霎時間衆

人趕上樓來將家火什物打得雪片將慧空渾身衣服扯得粉碎慧空道小僧何曾敢向宅上看一看眾人不由分說夾嘴夾面只是打罵道賊禿你只擻去便罷不然時見一遭打一遭莫想在此處站一站腳將慧空亂叉出了門外去慧空曉得那人家是湘上戶家不敢分說一道烟進寺去了賈秀才探知此信知是中計暗暗好笑過了兩日走去約了李生說與他這些緣故連李生也笑個不住賈秀才即便將了一百三十兩銀子同了李生尋見了慧空說要贖屋慧空起頭見李生一身言不驚人貌不動眾另是一般

說話今見賈秀才是个富戶，帶了家僮到來，只道被郝家打慌了的，自思留這所在，料然住不安穩，不合與郝家內樓相對，必將常要來尋我不是，由他贖了去，省了些是非罷，便一口應承，兑了原價一百三十兩，還了原契。房子付與李生自去管理。那慧空要討別人便宜，誰知反喫別人弄了，此便是貪心太過之報。後來賈生中了，直做到內閣學士，李生亦得登第做官，兩人相契至死不變。正是

量大福也大，機深禍亦深。
慧空空昧己，賈實實仁心。

這却還不是正話如今且說那段故事乃在金陵建都之地魚龍變化之鄉那金陵城傍着石山築起故名石頭城城從水門而進有那秦淮十里樓臺之盛那湖是昔年秦始皇開掘的故名秦淮湖水通着揚子江早晚兩潮那大江中百般物件紛紛隨潮勢流將進來湖裡有畫舫名妓笙歌嘹亮仕女喧譁兩邊柳陰夾道隔湖兩岸爭妍花欄竹架常聚韻客聯吟繡戶珠簾時露嬌娥半面酒館十三四處茶坊六七十家端的是繁華勝地富貴鄉那說話的只說那秦淮風景沒些來歷看官有所不知在下就中单表近

代一个有名的富翁陳秀才名珩在秦淮湖口居住、娶妻馬氏、極是賢德、治家勤儉、陳秀才有兩个所在、一所庄房、一所住居、都在秦淮湖口、庄房却在對湖、那陳秀才專好結客、又喜風月、逐日呼朋引類、或往青樓嫖妓、或落遊船飲酒、幇閒的不離左右、筵席上必有紅裙清唱的、時供新調、修饌的百樣務、那送花的、日逐薦鮮、司厨的多方獻異、又道是利之所在、無所不趨、爲因那陳秀才是个撒漫的、都抱着、所以那些衆人多把做二塲好買賣、齊來趨奉、他若是無錢慳吝的人、休想見着他毎的影、那時南京城裡沒一

是大見君不破於局漸學生多閒坐耳

个不曉得陳秀才的陳秀才又吟得詩作得賦做人又極溫存幇襯合衙衙中姊妹也沒一个不喜歡陳秀才的好不受用好不快樂果然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光陰如隙駒陳秀才風花雪月了七八年將家私弄得乾淨快了馬氏每每苦勸只是舊性不改今日三朋日四聯不比日前的爽快容易手頭也還挪湊得來又花費了半年把如今却有些急迫了馬氏倒也看得透透索性等他敗完了倒有个住場所以再不去勸他陳秀才燥慣了那時一時那里變得轉却是沒銀子使用衆人攛掇他寫了一紙文契往那

三山街開解舖的徽州衛朝奉處借銀三百兩那朝奉又是一個不愛財的魔君終是陳秀才的名頭還大衛朝奉不怕他還不起遂將三百銀子借與三分起息陳秀才自將銀子依舊去花費不過却說那衛朝奉平素是個極刻剥之人初到南京時只是一個小小解舖他却有百般的賺心取利之法假如別人將東西去解時他却把那九六七銀子充作紋銀又將小小的等子稱出還要欠幾分兒頭後來贖時却把大大的天平兑將進去又要你找足兑頭又要你補勾成色少一絲時他則不發貨又或有將金銀珠

放債者心術如此

寶首飾來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數便一模二樣暗地裡打造來換了粗珠換了細珠好寶換了低石如此行事不能細述那陳秀才這三百兩債務衛朝奉有心要盤他這所庄房等閒再不叫人來討巴巴的盤到了三年本利却好一個對合了衛朝奉便着人到陳家來索債陳秀才那時已弄得甕盡盃乾只得收了心在家讀書見說衛家索債心裏沒做理會處只得三回五次回說不在家待歸時來討又道是怕見的是怪難躲的是債是這般回了幾次他家也自然不信了衛朝奉逐日着人來催逼陳秀才則

不出頭衛朝奉只是着人上門坐守甚至以污言相
加、陳秀才忍氣吞聲、

正是有錢神也怕、到得無錢鬼亦欺、
早知今日來恐辱、却悔當初大爆脾

陳秀才喫擺不過、沒極奈何只得出來與那原中說
道、衛家那主銀子本利共該六百兩、我如今一時間
委實無所措置、隔湖這一所莊房約値千餘金之價
我意欲將來准與衛家、等衛朝奉找足我千金之數
罷了、列位與我周全此事、自當相謝、衆人料道無銀
得還、只得應允了、去對衛朝奉說知、衛朝奉道我已

放債者口談如此

曾在他家庄裡看過、這所庄子怎便値得這一千銀子、也虧他買這張大口、就是只准那六百兩、我也還道過分了些、你們衆位怎說這樣話、原中道朝奉這座庄、居六百銀子、也不能勾得他、乘他此時窘迫之際、胡亂找他百把銀子、准了他的庄、極是便宜、倘若有一個出錢主兒買了去、要這樣美産就不能勾了、衛朝奉聽說、紫脹了面皮道、當初是你衆人攛承我這樣好主顧放債、放債本利絲毫不曾見、而反又要我拿出銀子來、我又不等屋住、要這所破落房子做甚麼、若只是這六百兩時便認虧些、准了、不然時

只將銀子還我就再作當無隨了原中去說衆人一齊多到陳家來細述了一遍氣得那陳秀才目瞪口呆卻待要發話實是自己做差了事又沒對付處銀子如何好與他爭執只得賠個笑面道若是千金不值時便找勾了八百金也罷當初剏造時費了一千二三百金之數今也論不得了而煩列位去通小生的鄙意則個衆人道難難難方纔我們只說得百把銀子衛朝奉兀自變了臉道我又不等錢使若要找時只是還我銀子這般口氣相公卻說個八百兩三分一萬也不成陳秀才又道財產重事豈能無

索債者猛如虎

說便公衛朝奉見頭次索債大多故作難色今又藏了二百之數難道還有不願之理衆人喫夾不過只得又來對衛朝奉說了衛朝奉也不答應進去了面皮竟走進去喚了四五個伴當出來對衆人道朝奉叫我與陳家去討銀子准房之事不要說起了衆人覺得沒趣只得又同了伴當到陳家來衆人也不回話那幾個伴當一片聲道朝奉叫我們來坐在這里等兌還了銀子方去陳秀才聽說滿面羞慚敢怒而不敢言只得對衆人道可爲我婉款了他家伴當回去容我再作道理衆人做歡做好勸了他們回去衆

此用可勸矣其知抵婦人也

人也各自散了。陳秀才一肚皮的鳥氣沒處出豁。走將進來。垂臺拊槐。知嘆長吁。馬氏看了他這些光景心下已自明白。故意道官人何不去花街柳陌楚館秦樓。暢飲酬歌。逍遣興却在此處咨嗟愁悶。也覺得少些風月了。陳秀才道。娘子有甚心地消遣小生。當初只爲不聽你的好言。今看得錢財容易。致今日受那嚴狗這般嘔氣。欲將那對湖莊房准與他。要他找我二百銀子。倒討他抵死不肯。只顧索債。又着幾個伴當住在吾家坐守。虧得衆人解勸了。去明早一定又來。難道我這所庄房止值得六百銀子不成。如今

却又沒奈何了馬氏道你當初做漫時節只道家中是那無底之倉長流之水上千的費用了去誰知到得今日要別人找這一二百銀子却如此艱難既是他不肯時只索准與他罷了問做甚的若像三年前時再有幾個庄子也准去了何在乎這一個陳秀才被馬氏數落一頓嘿嘿無言當夜心中不快喫了些晚飯洗了脚手睡了又道是歡娛嫌夜短寂寞恨更長陳秀才有這一件事在心上翻來覆去巴不到天明及至五更鷄唱身子困倦朦朧思睡只聽得家僮三五次進來說道衛家來討銀子一早起了陳秀才

下人作一骨碌扒將起來請攏了衆原中寫了一
絕賣契將某處庄賣到某處銀六百兩將將來交與
衆人衆人不比那相欣然接了去回覆衛朝奉陳秀
才雖然氣憤不過却免了門頭不清淨也只索罷了
那衛朝奉也不是不要庄房也不是眞要銀子見陳
秀才十分窘迫只是逼債不怕那庄子不上他的手
如今陳秀才果然斷逼不過只得將庄房準了衛朝
奉稱心滿意已無話說却說陳秀才自那準庄之後
心下好不懊恨終日眉頭不展廢寢忘餐時常咬牙
切齒道我若得志必當報之馬氏見他如此說道不

悠自已尺恨他人別個有了銀子自然千方百計要尋山便益來誰像你務了別人的銀子用得落得不知會幹了一節什麼正經事務平白地將這樣美產一賤送了燕莊是別人央及你的不成陳秀才道事到如今我豈不知自悔但作過在前悔之無及耳馬氏道說得好聽怕口裡不像心裡自悔所字也是極難的又道是敗子若收心猶如鬼變人這時節手頭不足只好縮了頭坐在家裡悠恨有了一百二百銀子又好去風流撒漫起來陳秀才嘆口氣道娘子兀自不知我的心事人非草木豈得無知我當初實是不

知稼穡被人鼓舞朝歡暮樂耗了家私今已曆盡淒涼受人冷淡還想着風月兩字真喪心之人了馬氏道您地說來也還有些志氣我道你不到烏江心不死今已到了烏江這心原也該死了我且問你假若有了銀子你却待做些甚麽陳秀才道若有銀子必先恢復了這庄居羞辱那撒猢一番出一口氣其外或開個舖子或買些田地隨緣度日以待成名我之願也若得千金之資也就勾了却那裏得這銀子來只好望梅止渴畫餅充饑說罷往桌上一拍嘆一口氣馬氏微微的笑道若果然依得這一段話待我想道

千金有甚難處之事陳秀才見說得有些來歷連忙問道銀子在那里還是去與人那借還是去與朋友們結會不然銀子從何處來馬氏又笑道若那借時又是一個衙頭來了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見你這般時勢那個朋友肯出銀與你結會還是求着自家屋裡或者有些活路也不可知陳秀才道自家屋裡未着兀誰的是莫非娘子有甚扶助小生之處望乞娘子提掇指點小生一條路頭真莫大之恩也馬氏道你平時那一班同歡同賞知音識趣的朋友您沒一個來聽係你一聽係元來今日原只好對着我

此語出肺心之

說什麽提掇也不提掇、我女流之輩也沒甚提[illegible]
處、只要與你說一說、過陳秀才道、娘子有些說話任
憑措置、馬氏道、你如今當真收心務寔了麽、陳秀才
道、娘子怎還說這話、我陳珩若再向花柳叢中着脚
將永遠前程不吉、死于非命、馬氏道、既恁地說、將我
便贖這庄子還你、說羅、取了匙鑰、直開到廂房裡、一
條黑衕中、指着一個皮匣、對陳秀才道、這些東西、你
可將去贖庄、餘來的可原還我、陳秀才喜自天來、却
還有些半信不信、揭開看時、只見雪白的擺着銀子、
約有千餘金之物、陳秀才看了、不覺掉下淚來、馬氏

道官人爲何悲傷、陳秀才道、陳某不肖、將家私蕩盡、賴我賢妻熬清守淡、積攢下偌多財物、使小生恢復故業、寔是枉爲男子、無地可自容矣、馬氏道、官人既能改過自新、便是家門有幸、明日可便去贖取莊房、不必遲延了、陳秀才當日歡喜無限、過了一夜、次日着人請過舊日莊幾個原中來、對衛朝奉說、要兌還六百銀子、贖取莊房、衛朝奉却是得了便宜的、如何肯便與他贖、推說道、當初准與我時、多是些敗落房子、荒蕪地基、我如今添造房屋、修理得錦錦簇簇、週廻花木、栽植得整整齊齊、却便原是這六百銀子贖

丁去他倒安穩若要贖時如今當眞要找足一千銀子便贖了去衆人將此話回覆了陳秀才陳秀才道旣是恁地必須等我親看一看果然添造修理值幾何然後量找便了便同衆人到莊裡來問說朝奉在麽只見一個養娘說道朝奉却纔解舖裡去了我家內眷在裡面官人們沒事不進去罷衆人道我們界在外邊踏看一看不妨養娘放衆人進去看了一遭却見原只是這些舊屋不過添得幾塊地板換得一兩處漏點修得三四根折欄杆多是有數看得見的何曾添個甚麽陳秀才回來對衆人道莊裡一無

所增、如何却要我找銀子、當初我將這莊子抵債、要他找得二百銀子、他乘我手中窘迫、貪圖產業、百般勒措上了他手、今日又要反找、將猫兒食伴猫兒飯、天理何在、我陳某當初軟弱、今日不到得與他作弄、衆位可將這六百銀子、交與他、教他出屋還我、只這等、他已得了三百兩利錢了、衆人本也不敢去對衛朝奉說、却見陳秀才撒出好些銀子、也自酥了半邊、把那舊日的奉承腔兒重整起來、都應道、相公說的是、待小人們去說、衆人將了銀子、去交與衛朝奉、衛朝奉只說少不得收掇起、說衆人不邀、只得權且收

了、却只不說出屋，開期衆人道他收了銀子大頭上定取了一紙收票來回覆了陳秀才、俱各散訖過了幾日陳秀才又着人去催促出房、衛朝奉却道、必要找勾了修理改造的銀子、便去、不然、時決不撤出、催了幾次、只是如此推托、陳秀才憤恨之極、道這厮恁般恃强、若與他經官動府、雖是理上說我不過、未必處得暢快、謾謾地尋個計較處置他、不怕你不撤出去、當初嘔了他的氣、未曾泄得、他今日又來欺負人、此恨如何消得、那時正是十月中旬天氣月明如晝、陳秀才偶然走出湖房上來步月、閒行了半晌、又道

是無巧不成話、只見秦淮湖裡上流頭、黑洞洞退將一件物事來、陳秀才注目一看、喫了一驚、元來一個死屍、却是那樓子江中流入來的、那屍却好流近湖房邊來、陳秀才正為着衛朝奉一事、躊躇默然自語道、有計了有計了、便喚了家僮陳祿到來、那陳祿是陳秀才極得用的人、為人忠直、陳秀才每事必與他商議、當時對他說道、我受那衛家狗奴的氣、無處出豁、他又不肯出屋還我、怎得個計較擺佈他便好、陳祿道、便是官人也是富貴過來的人、又不是小家子、如何受這些狗彘的氣、我們看不過、當想與他拚命

相博替官人洩恨、陳秀才道我而今有討在此、你須依着我如此如此而行、自有重賞、陳祿不勝之喜道、好計好計、唯唯從命、依計而行、當夜各自散了、次日陳祿穿了一身寬敞衣服、央了平日與主人家往來得好的陸三官做了媒人、引他當對湖去投靠衛朝奉、衛朝奉見他人物整齊、說話伶俐、收納了、撥一間房與他歇落、叫他穿房入戶使用、且是勤謹得用、過了月餘、忽一日衛朝奉早起尋陳祿、叫他買柴、却見房門開着、看時不見在裡面、各到處尋了一會、則不見他、又着人四處找尋、多同說不見衛朝奉也不曾

費了什麼本錢在他身上、也不甚要緊、正要尋原娘來問他、只見陳秀才家三五個僕人到衛家說道、我家一月前、逃走了一個人叫做陳祿、聞得陸三官領來投靠你家、快叫他出來隨我們去、不要藏匿過了、我家主見告着狀哩、衛朝奉道、便是一月前一個人投靠我也不曉得是你家的人、不知何故、前夜忽然逃去了、委是沒這人在我家、衆人道、豈有又逃的理、分明是你藏匿過了、哄騙我們、既不在時、除非等我們搜一搜看、衛朝奉托大道、便由你們搜、搜不出時、喫我幾個靣光、衆人一擁入來、除了老鼠穴中不搜

平日心術口讀

過衛朝奉正待發作只見衆人發聲喊道在這裡了衛朝奉不知是甚事頭近前來看元來在土鬆處沓出一條死人腿衛朝奉驚得目瞪口呆衆人一片聲道已定是衛朝奉將我家這人殺害了埋這腿在這里去請我家相公到來商量去出首一個人慌忙去請了陳秀才到來陳秀才大發雷霆嚷道人命關天怎便將我家人殺害了不去府裡出首更待何時衆人提了人腿便走衛朝奉扯搭搭拖抖着攔住了道我的爺秀才我不曾謀害人命陳秀才道放屁這個人腿那里來的你只到官分辨去那衙的人悄的

身分要緊

是見官児是人命只得求告道且慢慢商量如今憑陳相公怎地處分饒我到官罷怎敢得這个沒頭官司陳秀才道當初爲我產業不肯找我銀子的是你今日占住房子要我找價的也是你恁般强橫今日又將我家人收留了謀死了他正好公報私仇却饒不得衛朝奉道我的爺是我不是情願出屋還相公陳秀才道你如何說謊造房屋你如今只將我這三百兩利錢出來還我修理庄房寫一紙伏辨與我我們便淨了只將這隻腿燒化了此事便冰然無跡不然時今日天清日白在你家裡搜出人腿來衆目

昭彰、一傳出去不到得輕放過了你衛朝奉冤屈無伸、却只要沒事、只得寫了伏辨遞與陳秀才、又逼他兌還三百銀子催他出屋、衛朝奉沒奈何、連夜搬往三山街解鋪中去、這裏自將贓藏過了、陳秀才那一口氣方纔消得、你道衛家那人腿是那裏的、元來陳秀才十月半步月之夜、偶見這死屍退來、却叫家僮陳祿取下一條腿、次日只做陳祿去投靠衛家、却將那隻腿悄地帶入、乘他匆不見、却將腿去埋在空處、停當依舊走了回家、這裏只做去尋陳祿、將那人腿搜出、定要告官、他便慌張沒做理會處、只得出了屋

去又要他白送還這三百銀子利錢此陳秀才之妙計也陳秀才自此恢復了產便將餘財十分作家竟成富室後亦舉孝廉不仕而終陳祿走在外京多時方纔重到陳家來衛朝奉有時撞着情知中計却是房契已還當日一時急促中事又沒個把柄無可申雪處又畢竟不知人腿來歷到底懷着鬼胎只得忍着罷了這便是陳秀才巧計賺原房的話有詩為証

撒漫雖然會破家　欺貪剋剝也難誇
試看横事無端至　只為生平種孽賒

拍案驚奇卷十五終